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五百九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遇災之敬

帝曰來禹降水傲予

降亦作洚
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

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做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舜之

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
傲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
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
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

太戊商中宗也
伊陟尹之子

亳有祥

亳國都也
祥異也

桑穀共

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敘之曰帝太戊立伊
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脩德
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修
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
律已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雊鳴也

祖己

賢臣

曰惟先

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典常也義理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

永長也

非夭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

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也孚信也乃曰其如台也台我鳴

呼王司敬民

司主也

罔非天脩

罔無也
脩嗣也

典祀無豐于昵

厚也

也昵
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為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夫人人

或中道自絕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為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做之今日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

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
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
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
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
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
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
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
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

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
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倣如此故附
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

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

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

于天

倬明大也雲漢天河昭光也回轉也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

薦重也臻至也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卒盡

也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

蘊積也隆盛也蟲蟲

也 旱氣

不殄禋祀

殄絕也

自郊徂宮

郊祀天也 徂往也 宮廟也

上下奠瘞

上祭天下祭地

奠其禮瘞其物

靡神不宗

宗謂尊事之

后稷不克

克能也

上帝

不臨

鑒臨也

耗斁下土

斁敗也

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

則不可推

不可推知

兢兢業業

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

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子遺

子獨立貌

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

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大命民死生之命

靡瞻靡顧

言無顧視之者

羣

公先正則不我助

謂百辟卿士之從雩祀者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

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

山枯川竭如洗滌也

旱魃為虐

魃旱神

如

惓如焚

惓燎之也

我心憚暑

憚畏也

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

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牲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熾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揀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敗下土民

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為槁竭使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譴寧使

我遜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
而下大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側
身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為中興之
治與

正月

政正音

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

正月夏四月

繁多也

我心憂傷民之訛言

訛偽也

亦孔之將

將大也

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

京京大也

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瘋憂幽憂也痒痛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

而多霜焉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為訛偽其異又大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忠為佞以佞為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君子為之憂為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

十月夏
正建亥

之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醜惡也

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臧臧善也三章曰燿燿震電燿燿電光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寧安

也令善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冢頂也萃崔嵬之狀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惜慘也皇父卿士皇父字也番維司徒

番氏也家伯冢宰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字也聚子內史聚氏也蹶

維趣馬蹶氏也楛維師氏楛氏也卿士以下皆官名豔妻煽方處豔妻謂褒也

如也煽熾也虞居也六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
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為日月之食雖有常度
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
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
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
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
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

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
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於
為異焉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
正也日有虧微豈不甚可哀乎原日月之告凶不
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陽勝
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
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為常乎曰于何不臧
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

秋今既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
高深易位此為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王而曰
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
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
者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敘其人焉卿士
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
位所以然者有褒姒為之地也女子小人內外交
締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

從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橫罹讒毀
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為之實噂沓背憎之
人為之也蓋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
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

彗星除舊布新之象

齊侯使禳之

景公也

晏子

晏嬰也

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彗之狀如帚故曰除穢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恠之說興以為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為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

熒惑火星也
心東方宿也

心宋之分野也憂之

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

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為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謂地震也陽蔽則明者晦謂日食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
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
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棐謏辭言有誠道天輔
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緻誠孳孳而已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
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
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

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為精粹其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古今之格言也匡衡以下其言亦足以警世主故劉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崇敬畏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

夏書篇名
詳見後

其一曰皇祖有訓

皇祖大禹也

民可近

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
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

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搖則木拔民離
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
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
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
己之聖為可恃而民之愚為可忽乎三失謂失之
衆也一失猶不可况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
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抹於已著
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

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慄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

召公作以告成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

民今休

丕大也誠和也休美也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咄險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

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為可畏王
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出險可也夫若民何
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
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
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
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啟告其君
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崇敬畏

治事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

羲氏和氏掌天
地四時之官

欽若昊天

欽敬也若順
也元氣廣大

謂之
昊天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人時謂四時
農功之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

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

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鯀

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

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牧不

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

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慢則隳雖至
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脩身為然至於
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
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撫二典所記
以為後王之法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崇敬畏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

文王詩

雖雖在宮

雖與雍同和也

肅肅在廟

肅敬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射厭也
保守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媿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為純亦

不已與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

輯和也

不遐有愆

遐遠

也

相在爾室

相視也

尚不媿于屋漏

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

無曰不

顯莫予云覲

覲見也云語辭

神之格思

格至也思語辭

不可度思

度測也

矧可射思

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

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况人君之尊臨朝廷之

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

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蝸蝓蠖獲
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
能凜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
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
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度者况
可有厭斲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
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以不可須臾
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
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

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
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
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
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
恐懼與慎獨云者通為一事至熹乃析而二之蓋以
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
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

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
所謂致中和之功也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
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

小雅正
月之篇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孔甚也
昭明也

故君子內省

不疚

疚病也

無惡於志

猶言無
愧於心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

之所不見乎詩曰

抑
篇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慎獨之意故引詩以明雖潛深隱

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
不疚而無愧於心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
欺必有不能慊音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
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
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
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
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
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

易平易直正直子愛諒信也油然而生好貌

易直子諒

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嫚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

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

敬則自然威嚴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
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
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
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
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
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
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
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

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嫚
易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
也鄙詐易嫚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
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而為之主
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
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

淫樂如鄭衛淫哇
之樂慝禮如委巷

猥俗不接心術惰嫚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
之禮

口心知音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内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嫚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斯誼也

夫人之所當知而於人主為尤切惟聖明留意焉
則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

息生長也

雨露之所潤非無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濯濯蕩然

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

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

梏械也

梏之反覆

反覆猶展轉也

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

所生長非無萌蘖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
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
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
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
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
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
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
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

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
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
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
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
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
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

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熹推行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行朱熹之說

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
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
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闔之基

自冬至以後為闔
自夏至以後為闔

貞者元之本

元於時為春
貞於時為冬

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

艮東北
之卦

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

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闔窈
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
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

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
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
謹之功益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
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
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
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
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
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聖明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

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自

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
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
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
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
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
惑同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萌謂
萌蘖

今夫奕之為

數小數也

奕圍基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

秋奕者名

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入專心致志惟奕

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而射之

繳以繩繫箭而射也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

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燠之

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

少理義溉灌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燠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奕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一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為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

必如程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枯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枯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

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克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遠輩堯舜非臣之所敢

知也惟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功

大學衍義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五百九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規警箴誠之助

大學曰湯之盤銘

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

曰苟日新

苟誠也

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

大戴禮
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

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曰

云云全文
見第二卷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

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爾武王自謂也
代謂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當寢而安逸欲湯作一反一側敬
不可忘淫戲自絕視彼殷商銘席四端為心之防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慄乎隱憂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揀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為銘與湯一轍溺人溺淵因水生戒蓋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

出儉夫壬人所以陷溺其君者千智百態使吾
沉迷於旨酒厚味顛倒於艷色淫聲方恬安而
莫覺倏禍敗之遄興斯其為患詎止於溺淵而
已乎

楹銘曰母曰胡殘

殘害也

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臣按斯銘凡三反復蓋人情每忽於窳微而禍亂
常生於隱伏銘之於楹朝夕見之以敬以戒保於

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

於音烏一本
作惡音同

於忽寔

於如字忽
寔怒也

於乎失

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臣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逞忿者有危身之憂縱
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為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
全有賴舍之則顛踣可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
杖為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齊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為銘朝夕是戒

劍銘曰帶人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倍與

背向崩傾壞也

臣按劍之為服以示威武然德實滅本威乃德輔惟德是行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頡頏獨夫所寶者劍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

少間謂須臾也

終身之羞余一人

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
矛之造謹之戒之况於兵端一啟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
為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

凡銘

十有四今摘其詞

義易知者如右

禮運

禮記篇名

三公在朝三老在廟

即三公之致仕者

王前巫而後

史卜筮瞽侑

卜筮掌卜筮之官瞽無目者誦詩以侑也

王中心無為也以守

至正

臣按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

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褻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君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佩在右者其音中徵

角在左者其音中宮羽

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音茨采齊即今楚茨之詩

行以肆夏

登降之樂節也肆夏即今時邁之詩

周旋中規

周旋反行也宜圓

折旋

中矩

折旋曲行也宜方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揖

謂小儷佩見於前揚之謂
小仰佩見於後鏘玉聲

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

鑾和

皆鈴聲

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鑾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

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不然非臣之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歲儆於國曰自卿至

于師長士

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道我

謂聞人之言必誦念記憶而納之也志猶記也

在輿有旅

賁之規

輿車也旅賁虎賁也

位守有官師之典

守者人君之位

倚几有誦

訓之諫

倚几閒居之時誦訓主誦書之官

居寢有摯御之箴

居寢燕息之時替御

謂近習也

臨事有瞽史之道

瞽史知天道者

宴居有師工之誦

師工樂官

史不失書

史掌書史者

矇不失誦

矇謂瞽矇

以訓御之於是乎作

懿戒以自儆已

懿戒即今抑詩也

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

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

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

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

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

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為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日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

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
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
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
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
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
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

言無口過
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略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宥坐以自警亦進德之一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元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為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

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著龜也宋璟手寫為圖以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能為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惟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誠之助臣聞程頤有言古之

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
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
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
直內是涵養意願之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
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戒之助可也然以學
者言之則今之所無固未易復以人君言之
則亦何所欲而不可耶誠能內主乎敬而凡
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

設之屏幃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
間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
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
器倣而為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誠可也
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
今之舉觴命酌以古者房中之樂

如周南召
南是也

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為孰曰不可內
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

聞也臣敢昧死以為聖明之獻

大學衍義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九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

歎辭

戒哉儆戒無虞

虞度也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熙廣

也明

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

遠背也
干求也

罔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

拂違也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
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
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
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
合於理之不可成與夫遠道以求名拂衆以徇
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不肯為又以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揜者蓋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元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

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為萬世之著策其可忽諸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臯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於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臯陶所以惓惓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

丹朱堯子不肖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

夜額額

傲虐貌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殄絕也

予創

若時

創懲也

娶于塗山

國名 辛壬癸甲 辛日娶妻甲日復出治水

啟呱呱

而泣

啟禹子

予弗予唯荒度土功

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

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慝之源

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肆其

額額之狀無水而强行舟羣淫而亂家政所以殄

絕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弗遑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皋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

為法

太康失邦

夏后氏也

昆弟五人徯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

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
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
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
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

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

仲虺作此以告成湯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王謂成湯邇近

也殖生也

德懋懋官

懋勉也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臣按淫聲美色迷心之鴆毒故湯弗邇之珍貨厚利者害義之稂莠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己之善己有不善則改而從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源皆自不邇不殖始然則

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伊尹作伊訓

訓太甲也

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

肇始也

從諫弗

咈弗達先民時若

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為去

聲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檢為約飾也

以至于有萬邦茲

惟艱哉敷求哲人

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

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

儆于有位

儆戒也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墨者貪以敗官之刑

具訓于蒙士

蒙童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

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已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

能明其德為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
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于
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
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
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者也
故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為巫覡之風殉猶殉墓
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恒于畋獵不
知止息是為淫泆之風侮慢聖人之言違拂忠直

之士踈遠者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為悖亂之
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
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敗官
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
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况天子乎故
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
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
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弑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

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

西戎遠國底致

也犬高四尺曰燹

太保乃作旅燹

太保三公之官召公奭也

曰嗚呼明王慎

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

庸展親

庸用也展布也

人不易物

易讀如輕易之易

惟德其物德盛不

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

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

玩者戲
狎之謂

玩物喪志志以道

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不矜細行

矜謹也

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八尺曰仞

功虧一

簣

簣取
土器

允廸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

人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

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
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服食器用
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
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
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
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夫有
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
而無以盡其心狎侮小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

力召公先言慎德至此又以狎侮為戒蓋不敬乃
敗德之源故也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
悅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為耳目所役者故
必使耳目聽命於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
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玩人喪德即上文所
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目也玩人
則以人為戲輕薄慢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
以物為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何以

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
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
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為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
詖淫邪遁其能遷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
無稽之言勿聽此内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
在於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為而惟無
益者是為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
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

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

晉師以敗非土性也

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馬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見左

傳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珎竒也

周穆王伐犬戎得白狼白鹿以

歸荒服遂不至事見國語

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

事見後卷 鬪

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

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孫權求鬪鴨事見三國志

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珎而寶觀射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

一不驗者此其所以為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而言蚤夜無或不勤前言慎德欲其不嫚此言勤欲其不怠慎者嫚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慎而不嫚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微者鉅之積一行不慎全德之累微者少忽鉅者不成又以為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可也萬年之業隳於一旦其可乎苟能信蹈乎茲則民生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永矣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

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其可以已德

為已足而厭規切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居也先知

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成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人所恃以為生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也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諂諂鄙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聞知昔之人指父母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即商太戊也嚴恭寅畏四者皆敬也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

爰暨小人

暨及也高宗為太子時父命之令居民間習民事

作其即位

作起也

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

亮信也陰默也

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

不敢

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保安也惠愛也

不敢侮鰥寡肆祖

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謂商之後王也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抑損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

徽美也懿亦美也

懷保

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盤樂也

以庶邦惟正之供

供貢也

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

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淫過也

以萬民惟正之

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慕而為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
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
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興一宮室
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
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
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
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啟之也相
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逸

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
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
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為黠
而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
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
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
使管蔡得志日夜煽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
公劉為田舍翁乎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遽起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餘則祖謙盡之
祖謙又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
我聞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
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
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
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禋象內體道心
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禋象之示參驗省察不
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

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於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

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道可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為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

說叶而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
世次又正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
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猶
有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
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
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酖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
死亦可效乎呂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

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
意愈切矣厥亦云云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
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
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
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
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
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
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

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
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
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
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
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之柔巽謹愿不謂之柔恭
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民
言小者蓋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
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

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為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

是為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田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為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王者班班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洩遊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妄為文王憂勤

損壽之說以啟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此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

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歛必先絕橫歛之源也淫於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歛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違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

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寢深寢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于酒心志惛亂

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

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詩云

幽風鴝
鴝之篇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徹取也桑土
桑根之皮也

綯

繆牖戶

綯繆纏綿
補葺也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鴝鴝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

未雨之時豫為之備如此今國家閒暇不能修明
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
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鷓鴣遠矣為
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為盤樂怠傲以
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

臺名

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

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

之遂䟽儀狄絕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

公夜半不噍

噍飽也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晉文公得南之威

美婦人也

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

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莊王

登強臺

臺名

左江

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

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

易牙之調也左白台

音怡

而右閭須

白台閭須皆美婦人

南威之美

也前夾林而後蘭臺

夾林蘭臺皆臺榭名

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

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強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雖知厚味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於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為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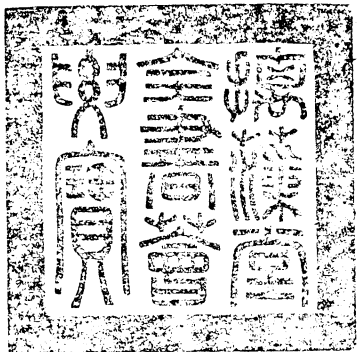
為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深戒齊桓之不勇
其庶幾乎

唐太宗時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
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
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邑勿外荒於禽勿貴
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
貨侈亡國之音淫

臣按大寶之箴亦丹扈之良規也故剗音掇取其畧
以備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郝爾敦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